

吳漁山（歷）雜考

譚樹林*

吳漁山，江蘇常熟人。本名歷，漁山乃其字，號墨井道人。晚年棄家信天主教而為修士。生於1632年。其父吳士傑為明都御史吳文恪十世孫，崇禎初年客死於河北。母王氏，生三子，吳歷最幼。歷15歲前即師從王時敏、王鑒學畫，頗富畫名，與王時敏、王鑒、王石谷、王原祁、惲格並稱“清初六大家”⁽¹⁾。約1652年間從陳岷學琴。1659年拜陳瑚為師，究義理之學。誠如方豪先生所言，“在中國天主教史上元、明以來，能兼擅詩、琴、書、畫的，亦吳歷一人而已。”⁽²⁾故而，對吳歷的研究在中國文學史、中國繪畫史、中國天主教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均極具意義。然而長期以來，有關吳歷的研究尚存諸多疑竇未解，甚至以訛傳訛。本文試對有關問題略陳管見，請方家賜教。

漁山授詩業師考

吳歷為清初著名詩人，有大量詩作存世。李問漁神甫所輯《墨井集》，即吳歷詩文全集，前有馬相伯序，1909年上海土山灣刻本。關於吳歷的授詩者，據費賴之“授詩者錢某，為清代三大詩人之一，對於歷所作詩頗獎贊。”⁽³⁾按陳曉秋《清初三大家》為錢謙益、吳偉業和龔鼎孳，因其籍貫皆屬江左地區，且詩名並著，又稱為“江左三大家”。⁽⁴⁾費氏所言“錢某”似指錢謙益，但他沒點出名字。日本人柯廷紀成虎明確提出漁山“詩學錢牧齋（謙益）”⁽⁵⁾。某些有關漁山的論著亦持此說，但均未言其所據為何。但有一點頗值得注意：1659年4月，陳瑚輯門人詩為《從遊集》，而陳瑚之所以將詩集定名為“從遊集”，“則康熙三年（1664）漁山從陳瑚遊吳興之作，今《墨井集詩抄》〈同確庵師遊道場山〉諸什，《確庵詩抄》均有和作，可證也。”⁽⁶⁾據錢謙益〈《從遊集》序〉云：“《從遊集》者，確庵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志意德業者也。”（錢謙益《有學集》卷二十）且陳瑚為漁山所作〈吳節母墓誌〉明確說：

海虞吳子漁山，學於吾門，其人讀書修行，能琴詩，善書畫，莊莊乎士也。⁽⁷⁾

據此，漁山從陳瑚學詩文無疑。昔論者主張漁山詩學錢謙益，蓋因漁山與牧齋皆常熟人，同往常熟城，且錢謙益頗富詩名，所以想當然持此見。然筆者遍查錢氏序跋和年譜，錢氏門人祇提到鄭成功、瞿式耜、毛子晉等人，未發現漁山曾學詩於牧齋，以漁山在琴、棋、書、畫方面所富之盛名，不會不被提起。錢謙益曾應漁山所請，作〈吳節母王孺人贊〉云：

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輓漕，殞於燕。母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請余為贊。⁽⁸⁾

錢氏未言與漁山有師徒關係，從錢氏謂漁山“能詩有聞”可知，漁山此時已享有詩名。此贊作於1660年，錢氏已屆髦耄之年，距1664年八十三歲辭世，僅有近四年時光，漁山此時再拜其為師學詩，似難

*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中外關係史）博士（導師黃時鑒教授），現進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

說通。若說錢氏曾指導過漁山詩作，倒有可能，但此與授詩業師應為兩回事。總之，至少從目前的資料看，很難確定錢謙益曾為漁山授詩。

漁山晉陞司鐸地點考

漁山1688年8月1日，與萬其淵、劉蘊德一起，由羅文藻主教祝聖司鐸。這是中國籍司鐸由中國籍主教祝聖的第一次。對於漁山等祝聖的時間，學界已有定說。但對於晉陞司鐸的地點，各家說法殊異。費賴之祇說漁山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畢業後，在1688年8月1日晉司鐸，而還上海。”⁽⁹⁾費氏似主張在澳門。方豪先生則認為在南京。⁽¹⁰⁾陳垣先生在〈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跋〉曾說，漁山“入耶穌會學道，習蠟頂文〔注：指拉丁文〕。七年學成，膺神職，歸滬，時康熙二十七年。”⁽¹¹⁾按康熙二十七年為1688年，陳垣先生似亦主張漁山在澳門晉司鐸。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沙白里（Jean Charbonnier）也認為漁山祝聖為司鐸是在澳門。⁽¹²⁾

那末，漁山陞司鐸之地究竟在何處呢？

據目前史料可知，吳漁山自幼即已領洗，這可從羅文藻1688年10月3日給羅馬教廷傳信部的信得到證明。信中說：

本年8月1日，托天主恩寵，我能為三位中國耶穌會士祝聖司鐸。（……）第二人名Simão Xavier da Cunha，中文名吳歷。江蘇常熟人。自幼領洗。⁽¹³⁾

由於史料缺乏，漁山領洗者尚無法確定。然而漁山四十歲前與僧人交往甚密，興福寺默容和尚曾從漁山學畫，為其四十歲前最深交之人。1672年何士貞《崇正必辨前後集》後集上卷題吳漁山閱，可知此時漁山已開始與天主教友交往，1675年後即不再發現漁山到興福寺的蹤跡，轉而同天主教友交往頻繁。據史料可確知的，即有孫元化的外孫侯大年和沈惠于等教友，以及耶穌會士魯日滿、柏應理。1681年柏應理奉派赴歐，請求增派傳教士並請求允許用漢語舉行教儀。漁

山擬赴歐深造，遂與柏應理同去澳門。

當時的澳門已為葡人進踞。隨妖葡萄牙人的東來，耶穌會士也到達澳門。1576年，羅馬教皇在葡萄牙國王的要求下，將澳門陞格為主教區，管轄的範圍擴大到包括日本、中國內地、朝鮮、越南等地除菲律賓、馬六甲以外的整個遠東地區，澳門成為亞洲天主教的重要基地，日本人稱之為“東方的梵蒂岡”⁽¹⁴⁾。為了適應遠東龐大地區的傳教需要，培養獻身教會事業的傳教士，1594年澳門設立聖保祿學院，也稱大三巴會堂。學院以中文課程為主，另設有拉丁文、神學、哲學、數學、醫藥學、物理學、音樂學等。學生畢業獲取證書後，才算具備入華傳教的資格。從16世紀到18世紀末，從聖保祿學院學習後到中國傳教的知名傳教士達200多人，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閣、湯若望、穆尼閣、南懷仁等這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相當有名的傳教士都曾就學於該學院。它在傳教士和教徒中聲譽極高。

漁山到達澳門後，寓居聖保祿學院，“院長某請留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於是西行之意絕”，乃於1682年加入耶穌會，進聖保祿學院學習。其《三巴集》即在澳門時所作，前三十首為《澳中雜詠》，後八十首為聖學諸詩。《澳中雜詠》第29首云：“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自注：“柏先生約予同去大西，入澳不果，則西行之約，究未之踐。”⁽¹⁵⁾據此確知，漁山未曾赴歐。

漁山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的時間，應該說對確定其晉陞司鐸的地點極為重要。那麼，漁山在澳門學習多久呢？據前引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跋〉，認為漁山在澳門學習七年，才膺神職歸滬。然方豪先生據《澳中雜詠》“……滯澳冬春兩候過。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江路陰晴費較量，歸帆遲緩下南昌。榜人還認東來客，為報春流比舊強”認為，漁山赴澳僅過一個冬春，即1681年冬天及次年春天，漁山就在1682年春越梅嶺，沿贛江返江南。⁽¹⁶⁾陳垣先生對此的解釋是：1682年春漁山曾返回內地一次，然後復往澳門入聖保祿學院。⁽¹⁷⁾此次返回的目的是為王石谷五十誕辰祝壽。但石谷誕辰在二月二十一日，當賓朋往祝

時，漁山仍在從澳歸程中，詩中“歸帆遲緩……”恰與此相符。拉丁文為極艱澀深奧之文字，絕非一冬春時間所能熟稔，況如陳垣先生所說：“不能用辣丁語〔拉丁語〕舉行大祭，不得陸任司鐸也。”⁽¹⁸⁾確然如此。羅文藻為漁山等祝聖司鐸後，1690年8月29日上教廷傳信部的信中強調“他們充份通曉拉丁語”⁽¹⁹⁾，原因即如上述。漁山入耶穌會後，曾“筆墨諸廢”，八年不見其畫一卷一軸傳世，“蓋垂老學外國文經典，不得不勤苦如此。”有這七年學習拉丁語的經歷，對漁山來說似尚不夠，傳教上海、嘉定時，仍堅持拉丁文學習。

另據方豪先生研究，1685年4月8日羅文藻在澳門祝聖為主教，“漁山必躬逢盛世”⁽²⁰⁾，則漁山復往澳門學習無疑。綜上論述可知，漁山晉陞司鐸應在澳門。

吳漁山與王石谷絕交考

王石谷，名暉，號耕煙，又號清暉主人，畫與王時敏、王鑒、吳歷、王原祁、恽格齊名，並稱“四王吳恽”。石谷與漁山都是常熟人，同生於1632年，同師從王時敏、王鑒學畫，為同庚同里同學，晚年又同教，二人一生情誼甚篤。石谷與漁山絕交說源於張庚乾隆四年刊佈的《畫徵錄》，雖姚大榮等已作辯誣⁽²¹⁾，但筆者認為仍有進一步辯誣之必要。

綜觀《畫徵錄》及有關史料記載，石谷與漁山絕交事有三說：

一、借畫不還絕交說。張庚《畫徵錄》載，漁山與石谷為畫友，後因漁山借石谷所撫黃子久〈陡壑密林圖〉不還，交遂疏；又於《圖畫精意識》謂石谷曾臨〈陡壑密林圖〉，甚為珍惜，後被漁山借去，屢索不還，遂絕交。此誣後為不究事實之各家所錄，以訛傳訛，似漁山果有借畫不還之事。⁽²²⁾按王時敏的〈陡壑密林圖〉本王奉常物，據姚大榮先生考證，王時敏此圖，王鑒、恽格、漁山、石谷俱有臨本，“石谷臨者，南田再稱之，自是佳作。漁山屢就王氏借臨，其好精思可想。即或借石谷本觀摩，亦是切磋恆事。試使借而不還，正是賞音見錄，……石谷當快意不當偏衷也。”而且“石谷、

漁山同係煙客弟子，煙客所有之畫，石谷能借者，漁山亦能借。何須多此一轉，借而不還？”⁽²³⁾姚大榮舉諸跋歷述〈陡壑密林圖〉之源流，證明此圖早已被煙客售與張先三（應甲），而不是張北陽。漁山借畫不還之誣遂大白。

據盛大士《溪山臥遊錄》，石谷晚年確遭遇友人借畫不還事。《溪山臥遊錄》載石谷晚年與友人一手筭，責其借畫不還。筭略云：

壬子（1672）秋與正叔同館宜興潘元白家，行篋中偶攜大卷。主人歎賞不已，囑陳其年先生持三十金求易，爾時即堅執不允。拙筆固不足重，善念諸名公題跋，實難購求，且費三十年精力心血，出入相隨。一遇能詩善文者，即叩首下拜，並饋禮物求之。曾與其年云，此非利可以動我心情者，若再益之，仍不肯割愛也。曩在玉峰求盛珍翁題詠，因其無暇，暫留案頭，並非弟有求售之念，何至久假不歸。一水之隔，渺若河漢。昔在京師，再四相訂，蒙許回昆山還，弟念吾兄真意相待，無容置喙。今屈指已十八年，而不發一語，料吾兄必寤寐難安者。弟老頹朽質，兒輩雖屬不肖，夙知此卷非可易得，斷不忍坐視輕擲也。弟與仁兄為道義交，從未有開罪處，未審何故將此卷勒住不還。望乞示期，以便趨領。弟雖耳聾目瞶，然事理覷破，必不聽吾兄播弄也。八月十四日，弟輩頓首元章道社兄足下。⁽²⁴⁾

按盛大士，元章姓顧，名卓，昆山人，善繪畫。由上述可知，借石谷畫不還者為顧卓而非漁山，足見漁山借石谷畫不還而絕交之說純為誣傳。

二、入教絕交說。此說源於葉廷琯《鷗波漁話》。葉氏認為石谷與漁山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為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極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特假細事為藉口。”（姚大榮前揭文）葉氏未予細察，方有此言。殊不知石谷同樣信天主教，且自幼領洗，祇是罕為人知而已。漁山約在1712年給石谷的手筭這樣寫道：

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違闕如是！仰性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着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口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當，虔領耶穌聖禮，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即有昇天之劑。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為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宜。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²⁵⁾

此笥可證石谷不但是教友，而且是老教友。因為漁山勸他告解、補贖、領聖禮，這些均為基督教禮儀，而告解、領聖禮均須在領洗入教後才能舉行。從“省察從稚至老”一句，可知石谷在稚年時即已領洗。對於石谷入教，方豪曾撰〈王石谷之宗教信仰〉一文給予詳細討論，此不贅述。

縱石谷不是教徒，確因漁山入教而致二人絕交，“則應自是年不復往還，並姓字亦不復道及矣”（姚大榮語），但是如前所述，1682年春漁山剛入耶穌會，即返江南為石谷五十華誕祝壽。1703年12月，石谷尚為漁山〈鳳阿山圖軸〉題跋：

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遁跡高尚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為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畦徑，如對高人逸士，沖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石谷《清暉畫跋》）

二人情誼躍然紙上。據李文石《論畫詩注》，石谷八十歲生日時，漁山曾作長卷祝壽。1714年，石谷與漁山已達八十三歲，石谷還給漁山〈傲黃鶴山樵立軸〉作跋：“此漁山得意筆也，深入黃鶴山樵之室，兼追巨然遺法，要非淺嘗所能見一一，佩服佩服。”⁽²⁶¹⁾二人雖年已耄耋，卻情誼殷摯。

三、浪遊不歸絕交說。翁同龢題〈石谷留耕圖〉認為，漁山晚年信教，浪遊不歸，其志與石谷殊途，二人遂絕交。此說有二誤：第一，翁氏沒有注意到石谷乃天主教信徒，二人之志不存“殊途”問題；第二，前已述及，漁山雖至澳門，但並未赴歐浪遊不歸，而是入聖保祿學院學習，畢業後傳教上海、嘉定三十餘年。1718年2月4日卒後，葬於上海南門外，墓碑中間大字為：“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旁小字為：“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於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可見，浪遊不歸說純屬子虛烏有。

另外，漁山畫風與西洋畫之關係，前人及時賢論述頗多，此不贅述。

【註】

- (1)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版，頁512。
- (2)(10)(13)(16)(19)(2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203；頁152；頁204；頁210；頁229；頁208。
- (3)(9)（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396；頁397。
- (4)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頁1012。
- (5)（日）柯廷紀成虎：〈吳漁山（歷）〉，載山本悌二郎《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卷十，大正十五年版。
- (6)(8)(22) 陳樂素、陳智超：《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417；頁411；頁401。
- (7)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頁280。
- (8) 錢謙益：《有學集》四二。
- (11) 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跋〉，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號。
- (12)（法）沙白里著，耿昇、鄭德弟譯：《中國基督徒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167。
- (14) 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版，頁87。
- (15) 李問漁：《墨井集》卷三《三巴集》。
- (17) 陳垣：《吳漁山年譜》，《勵耘書屋叢刊》第二集。
- (21)(23) 姚大榮：〈辯《畫徵錄》記王石谷（覃）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載《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一號。
- (24) 轉引自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頁318-319。
- (2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26)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清懷煙閣木活字板印本。